

战“疫”的她在做什么？

元月上旬，我刚放寒假，那个时候，新冠肺炎还被叫做武汉肺炎，春运的脚步还算紧锣密鼓，大街上人来人往，每个人脸上还都是对新年团圆的渴望。如果没有十天后开始的这一切，或许很多人都可以如愿以偿与家人团聚，然后继续过着自己平静的生活。

在疫情发展的两个多月以来，为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为了让一切能回归正常，有太多的人站了出来，站在了我们和骨肉分离、天人永隔之间，勇敢地挡在我们的面前。我的妈妈汤红霞，她是一名共产党员，也是北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一名一线防疫人员，她对于工作的坚守让我感受到她除了母亲身份之外的伟大。

元月下旬开始，不断下发的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工作布置，让妈妈感到这个春节的紧张和特殊。元月 18 号，她就取消了家里已经计划了大半年的元宵峨眉山之行转而奔赴工作岗位，那时由于是在国家实行免费退票政策之前，所以还受了我们好一顿数落。

记得 2 月 13 号的晚上，上海迎来了 2020 年的首次寒潮，恰逢辖区的密接者发烧，为了方便接送单位的流调人员，她向单位主动请缨留守岗位。“别等我了，今晚我不回去了”，妈妈只和我们匆匆说了这一句，就挂断了电话。那一晚，她在简易的沙发上熬了一宿。

春节期间妈妈一直在单位连轴转，她怕我一个人在家孤单就把我送回了外婆家，3月6日那天我吃坏了肚子，托发烧的福，时隔整整50天，我终于见到了妈妈。她为了不影
响工作，硬等到五点下班才开车回家，从市区到崇明，照顾了我一晚直至退烧，第二天天不亮就又出发赶回单位，80公里的路，一来一回，她一个人。

疫情发生后，虽然不能见面，但我们每天都会视频聊天。渐渐地发现，手机镜头下的她眼睛里布满红血丝，黑眼圈越来越重，唇边的疱疹也接踵而至，白发青丝谁多谁少也已难辨，战“疫”工作在一天天地改变着她，只是这种改变，实在让人有些心疼。

住在同一个地球同一片蓝天下的人们，每时每刻都在想念自己的亲人，挂念着自己的家人，我亦是如此。这几个月以来，妈妈舍小家护大家，不休息连轴转，我想，我或许终于明白和理解了，她到底在做些什么……我也坚信，妈妈的辛苦付出终将得到回报，疫情的春天终将会来临！